

無職業人生活問題

中國各省秘密

密生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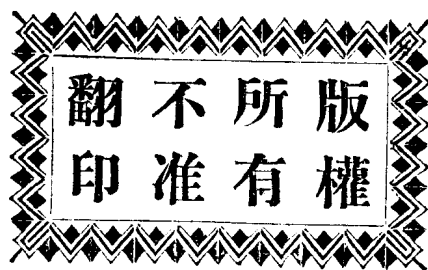
鄭玄珍館存

生計調查會出版
上海世界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九年四月付印
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出版

中國無職業 秘密生涯（全二冊）
人生問題

定價洋一元八角



編輯者

中國生計調查會

印刷者

上海世界書局

分售處

上海廣文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中國無職業 人生活問題 秘密生涯

第二編 北六省

直隸 陝西 河南
山西 山東 甘肅

一 直隸省

孫祥雲 調查報告

- 貴族流氓
- 三窟兔
- 米囤
- 老虎業主
- 賊居
- 護花鈴
- 孝子
- 自出產
- 油紙傘
- 開花炮
- 鈔票蛙蟲
- 觀音黨
- 開眼烏龜
- 販馬客
- 地盤蟲
- 運動專家
- 賣軍械
- 長腳車夫
- 運煤黨
- 布衣黨

直隸概況

直隸省左環滄海。右擁太行。枕居庸。襟河濟。我國京師所在。形勢雄壯。高屋建瓴。居民習勞耐苦。與南方之人。身體脆弱者。迥不侔矣。然地多荒瘠。除天津河間保定諸邑外。饒畜牧之利。而鮮穀土之宜。故食品皆仰給於南方。此為該省貧乏之原因。而失業之民。亦因之而衆矣。失業之人既多。而種種不規則之行。為由

京師狀況

之而發生焉。京師五方雜處。人口繁盛。多自各省移徙而來者。風氣不同。嗜欲各異。鬼蜮情形。有非口語所能形容。筆墨所能宣達者。祥雲奉會中之命。來此調查一切。見聞寡陋。遺漏之病。在所不免。惟諸君子指正而尋教焉。爰就車塵馬足所及。拉雜書之。爲本會諸君告也。余東西奔走。未嘗按站計程。故於途路次序間。都無系統可尋。所可自信者。則事必摭實。言必有根。無絲毫虛僞之處。以淆亂他人之耳目。尙可告無罪於國人耳。余奉命後。於次日早車赴津。因急欲至京師。觀察首善之區域。故天津之人情風俗。未遑過而問焉。姑俟異日重來。詳細調查。今時暫爲走馬之看花可耳。抵京後。承友人之招。宿於湖南會館。故鄉親友。久不相見。執手言歡。沽酒暢飲。至午夜始罷。翌日午後。偕助手萬君祿生。卞君海珊。遊玩內外城。耳目所接觸。與南中大異。言語不同。風俗各別。外城市肆林立。街衢寬廣。車馬往來。輪蹄得得。聲喧耳鼓。每見一種鮮衣華服之少年。隨從之人。多至十餘。然不似主僕。以其行路之間。互相調謔。大抵皆劇場酒肆。粗俗不堪入耳之言。頗有貓鼠同眠之景象。午飯以後。途路間憧憧往來者。惟此輩最居多數。行步之項。在

官家之遊民

貴族流氓

在有不規則狀態。余曾見一少年與擔物者相撞。在鬧市之中。此等事本所恒有。而少年大怒。遽以掌摑其面。數十從者。隨聲附和。將擔中什物。拋擲滿地。大聲叱罵。謂少爺身上之衣。係新製之外國緞。需價數十金。今爲若所污。必出銀賠償。否則捉將官裏去。不怕若短少半分也。擔物飽受打罵。噤弗敢聲。及聞賠償衣服之言。不覺魂飛天外。茫然出涕。少年之從者。人多口雜。勢凌威嚇。擔物者孤掌難鳴。祇得出銀二元。以贖鹵莽之罪。少年率衆。徜徉而去。擔物者收拾被擲各物。皆已破損。什不存五。怏怏舉步。淚痕猶承兩頰也。崗警近在咫尺。熟視無覩。余憤氣填膺。余友李君謂余曰。君不恒來京中。故見此等事。覺爲可異。若余輩則已司空見慣。彼少年者。近日一種新流行之品。所謂貴族流氓是也。其父兄大抵爲各部總次長。或府院要人。其勢力偉大。子弟生長富貴。不事生業。終日遊蕩。當地之流氓。晨夕追隨其後。花天酒地。不醉無歸。恃其勢。欺壓良善。魚肉平民。京中此等不肖子弟。多至千百。而護從之奸人。如蟻附膻。乃多至不可勝數。故平常之商民。見此種貴族流氓。如遇蛇蝎。然此風於前清時。惟滿清之皇族。具有貝子貝勒將軍。

偷糧老鼠
軍界之遊民

等地位。腰繫黃帶子紅帶子者。方有此貴族流氓資格。此外雖軍機宰相尙書之子弟。恐玷官箴。以速謗議。無敢倚勢橫行者。至今日而總統總理總長次長。下至科長科員。以及兩院議員。府院秘書。無人無子弟。無人不縱其子弟爲流氓。可謂每況愈下矣。余聞友言。不勝太息。縱觀京師近狀。自貴族流氓而外。遊民之最佔勢力。生計寬裕者。厥惟偷糧老鼠。蓋軍人之勢力。至今日披倡已極。遊民之中。苟有與軍警熟識者。即可藉其力以挂名軍籍。按月支取口糧。以供衣食嫖賭之資。且既挂名爲軍警。則嚇詐取財。爲應盡之義務。享應得之權利。袁皇帝鑄造民意時。此輩曾獵得巨款。迄今氣燄猶盛。平民無敢撓其鋒芒。卽爲彼敲詐財帛者。亦大都忍氣吞聲。不敢與較。是非曲直。人多勢衆。卽正式之軍警。有時且與聯絡。以張聲勢。此輩乃無惡不作。人以其名雖軍人。實未嘗執干戈以衛社稷。其所吃之錢糧。與盜竊而得者無異。故名之爲偷糧老鼠。此種額外之支出。陸軍部甚以爲苦。而積久成習。雖有賢明之長官。亦無如此強橫遊民何也。京師之街衢寬廣。而又整潔者。允推東交民巷爲巨擘。以其地爲各國使館所在也。自清季迄今。外人

高等遊民

拍羊屁
旗人

撐門頭

之勢力日益膨脹。我國人崇拜外人。是其特性。且外人之勢力又實足以榮辱人。於是不肖之高等遊民。咸以夤緣得識外人爲榮幸。但得其青目。卽可以不耕而食。不織而衣。雖干犯法紀。而官吏亦莫敢奈何。我國之人。以巧言令色。諂事富貴之人。以乞餒餘而養生贍家者。俗謂之拍馬屁。今此輩專以媚事洋人爲生活。因名之拍羊屁。羊與洋同音。取諧聲也。旗人生性懶惰。不肯出其智力。以投身於社會。爲各種職業。坐食山空。於是凡爲旗人。無不貧乏者。此自清季已然。至民國則愈甚。又不屑爲乞丐。乃異想天開。得一特別謀生之法。恃其妻女。以爲衣食。旗人婦女。頗饒姿色。旣於密戶之外。別樹一幟。於是喜冶遊之士。夫莫不趨之若鶩。旣已入此佳境。眞有此閒樂。不復思蜀之概。回視津滬之長三。二。味同嚼蠟矣。旗人之婦女。已經開放。爲公衆之娛樂品。而其男子。得以鮮衣怒馬。回復其老爺大人之名號。然京中無賴極多。秘密賣淫者。不與若輩通聲氣。則訛詐吵鬧。無有已時。而營業必不能持久。於是操此業爲生者。必擇無賴之較有勢力。能鎮壓儕輩之徒。每月給與若干銀錢。託其支撐門戶。南中所謂撐門頭烏龜是也。此等勢大

護花鈴

中交銀行

偉大之無賴。不特同輩畏其聲威。無敢違其命令。即官廳軍警。在在皆通聲氣。得其爲靠山。而賣淫者乃可以安然無患。遇有漂帳之事。則撐門頭之無賴。爲出而代索。不慮其人有毫釐之短少也。京中人士。乃錫以美名曰護花鈴。可憐者旗人。可惡哉無賴。中交兩銀行。爲國家財政之總機關。曩時信用頗著。自袁皇帝欲變更國體。用財無度。司農仰屋。無米難炊。乃將中交兩行紙幣。停止兌現。爲剗肉補瘡之舉。以後雖極力維持。而信用已墮。鈔票之價格。漲落乃無定準。野心之商人。乃利用此漲落。以取重利。其人夙與銀行及商會等串通。知票價將漲。則出現金以易鈔票。票價將落。則出鈔票以易現金。一轉移間。而財產驟增至數萬。乃至數十萬。以迄數百萬。其財之來源。則皆肩挑貿易小本商民之膏血也。以國家所辦之銀行。而其發行之鈔票。壹若專供奸人壟斷剝削之機會。國安得而不貧且病焉。此輩奸人。有此發財捷徑。終歲之間。放蕩淫佚。祇須略費運動之銀錢。酒食游戲相徵逐而已。不啻富有銅山金穴。人以之發財之根本。在於操縱鈔票。故名之曰鈔票蛀蟲。自民國肇興以後。運動之聲。不絕於耳。前清之時。苟苴必在昏夜。請

鈔票蛀蟲

奸商

政界劣跡

運動專家

男色
奴僕

託必避衆人。今則時移事異。京外官吏。各種議員。皆懸有一定之價格。明目張膽。公然賣買。狡黠之上等遊民。乃乘機奮起。廣樹黨援。遍佈爪牙。出其靈敏之手腕。包辦各種運動。苟以金錢填其慾壑。謀之而必爲。爲之而必成。阮囊充物。意氣洋洋。乘馬從徒。安享富厚。於是運動專家之名號。乃由之而發生焉。此輩實具一種吹牛拍馬之絕技。非故爲大言以欺人者。此後運動二字。行見列入教科。爲一種專門學業矣。爲之慨歎不置。北人好男色。餘桃斷袖。習爲故常。恬不知恥。青年子弟。處境貧窘。而面目不至十分醜陋者。恆靠爲富貴人家奴。名爲僕役。實則龍陽。苟遇豪侈之主人。則瞬息之間。可由窮人而爲富室。甚且窺伺主人顏色。在外招搖。公然收取賄賂。爲人說項。故外省人之入京圖謀差缺者。恆直接結交廝養。間接以結交權豪。費用較廉。成功則一。此等豪奴。倚仗主人寵愛。竊權弄柄。靡惡不爲。黨羽甚多。互相聯絡。前歲某省道尹。入京謀鐵路局長差。與某督辦之寵奴名三兒者通譜。求其說項。時總統之內姪。與督辦之從姪。皆覬覦此缺。費巨萬之運動金。互相逐鹿。而卒爲某道尹所得。三兒之權力。可謂一時無兩矣。一時京中士

三窟兔

大夫莫不驚心動魄。轉相告語。至騰諸報章。播聲中外。至今知其事者甚夥。可見奴僕之爲害矣。北人於此輩以身事人之青年男子。恆名之爲兔子。故有三窟兔之雅號。甚言其狡猾非常。莫能知其踪跡也。風氣所趨。其毒中於人心。於是貧家子弟。至十五六歲時。恆畫眼描眉。鮮衣艷服。薰香敷粉。齟齬支頤。驟遇之間。幾於撲朔逆離。雌雄莫辨。一旦財星照命。得邀貴人盼睞。則平地青雲。父母宗族。咸沐其餘波。詔詔然以某之子姪。伏侍某大人爲言。世風至此。有江河日下之勢。教育不興。坐使大好之青年子弟。未來之中國主人翁。墮落此惡魔地獄。萬劫不能超昇。伊誰之咎歟。此種雌雄無定。變幻無常之人妖。京人名之曰玉面狐。清季風俗。遊宦京師者。恆以官爲家。失職則無資還鄉。流落京邸。及身尙可勉強敷衍。及其子孫。則窮乏不能自存者甚多。流爲乞丐者有之。降爲隸役者有之。甚至入於匪類。爲竊盜者亦有之。諺曰。一代做官七代窮。雖係過分測度之怨言。然頗有至理。耐人尋味也。原其墮落之由。因父母既無遺產。可供粥饘。而又自詡爲宦裔。除做官外。他種職業。皆鄙夷而不屑爲。官既不可必得。當然流入於乞丐盜賊。而莫之

人妖
玉面狐

破落戶

窮爺

伶人

孝子

天津狀況

紫竹林

或恤矣。京中此類失職無業之縉紳子弟甚多。各按省界。結成徒黨。橫行街市。敲詐商民。官廳明知其所行不法。然念其先人。或有交情。而生愛屋及烏之意。或加憐憫。而深免死狐悲之慨。於是互相容忍。不肯盡法嚴懲。此輩恃有靠山。因之益無忌憚。常於稠人廣衆之中。大肆欺詐。魚肉平民。自稱曰窮爺。以顯其爲官家子弟。余旅京月餘。而窮爺之聲。不絕於耳。社會之安寧。庸可冀乎。北人酷喜男風。又嗜戲劇。梨園子弟。斯稱極盛。爲旦腳者。年華老大。不能以色媚人。則出鉅資購買俊秀子弟。以傳衣鉢。此輩子弟。俗恆呼之爲孝子。余初聞是語。百思不得其解。後調查真相於此中人物。方知彼中師徒。卽是人家父子。而師既教子弟成材。出而登臺演劇。其所得之包銀。無論多寡。悉數獻於其師。無敢容隱。若師死後。師娘尙存。則爲之徒者。當以待師者待其師娘。終身無自主之權。無積蓄私財之望。倘爲子者。亦若此待其父母。豈非純孝之子乎。稱以孝子。允無慚色也。旅京既久。京中人物。大半知其底蘊。無職業之生計。其狀況不外乎此。今日仍以火車赴天津。寓居租界中。紫竹林者。津之勝境。以祀奉觀音大士而得名者也。其觀音庵故址。尙

天主教

觀音黨

軍人

賣軍械

可指認。而津門闢爲商埠以來。外人來此者日衆。喜紫竹林地方幽雅。風景宜人。多卜居於此。街道寬廣。層樓峻宇。矗入雲霄。望之如神仙洞府焉。津民之居於是者。多爲外人作活。恃其聲勢。以凌鄉里。且多奉天主教。包攬詞訟。挾制官廳。邑人畏之如虎。名之曰觀音黨。以其居址在紫竹林左近。且爲教徒。隱以假慈悲爲刺也。津自清季。卽駐重兵於此。入民國以來。尤爲□□軍人之根據地。統重兵駐此者。非□□系之軍官。莫克勝任。近年□□軍人之勢力。達於沸點。軍官無論已。卽軍人亦豪侈恣肆。不可名狀。區區餉銀。不足供其揮霍。於是特別生財之道出焉。則賣軍械是已。軍械之價。較之前十年。幾貴至十倍以上。軍界之開支。軍械實其大宗。於是一二年之後。必以軍械舊敝。另行置辦新者爲言。要求統帥。得其許可。乃先將舊有之軍械。攜至各人戚友家。令其收拾光澤。與新者不甚差別。及購得大批軍械後。則雜以舊者。約十分之四。此價由軍官與軍士。按名分派。利益均沾。故賣軍械實爲軍士發財之別名。所可痛者。人民歲靡鉅款。供養此名爲兵而實爲遊民之虎狼。果何爲也歟。北人食米。旣須仰給南方。而頻年增招新兵。拱衛京

米國

奸商

秘密收錢

邑糧糈驟增數倍。卽江浙諸省。號稱產米之地。亦有供不應求之勢。而米價乃日益增高。且有奸民運往外洋。博取重利。而米之來直隸者愈寡。而米國之名出焉。蓋奸商乘此時機。於秋月收成之候。挾資南下。取得護照一紙。填明採辦米麥雜糧若干石。其實採購之米。較護照上填明之數目。多至三四倍者不等。運回津沽後。以護照填明之數。照來價加運費全數售出。其餘則囤積於棧中。俟春冬之交。米價飛騰時。雜以泥沙。攪以沸水。且以每斛四斗七升之斛子糶出。每運米一次。終歲坐食而有餘。雖費却許多運動銀錢。然終當取償於小民也。故津沽間商人之豪華侈放者。當推米商爲巨擘。貧困者恨之刺骨。名之爲米國。殃民之罪。律無可道。麪包革命之慘劇。不難再演於中國。當事者不肯爲未雨綢繆之計。且幸其可以收取奸商之陋規。幸災樂禍。何其不仁之甚耶。我國舊時之制錢。如清代康熙乾隆通寶。重而且大。素爲外人垂涎。近日口口國商人。設秘密之收錢肆於津沽間。遣人分赴各地。儘數收買。運來津地。轉運本國。入爐鎔化。鑄成銅圓。每制錢一文。和以雜質。卽成銅圓一枚。一本九利。誠無上生財之道也。然口口人本思蠶

楊柳青

錢莊

大沽
長蘆鹽

竈戶

竈皇爺

自出產

保定狀況

食我國。出此鬼蜮行爲。又何足責。而我國無賴游民。利其回扣。亦設一總機關於津之楊柳青地段。招取各地無賴。領取口口人資本。代其收取制錢。津人名其處曰錢莊。此則不可恕矣。銷燬制錢。律有明禁。而未聞有懲一儆百之舉者。豈奸民行同鬼蜮。無從捕獲歟。抑官廳姑息養奸。且假之以結好東隣歟。是未可知也。大沽沿海居民。煮海水爲鹽。名與淮鹽掙。所謂長蘆鹽是也。北人强悍。甚於南方。煮鹽之竈戶。其蠻橫殆與強盜無異。若與平民有事爭執。卽聚集徒黨。持械行兇。如臨大敵。殺生害命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。官廳畏其聚衆鬧事。則務爲寬大以示優容。而竈戶之膽益壯。民人畏而嫉之。稱之爲竈皇爺。其威儀可以想見也。且江淮之販私鹽者。大抵煮者自煮。販者自販。各事其事。不相侵越。津之竈戶。則煮與販並行不悖。煮成之後。卽行販運。愍不畏死。凶殘如野獸。雖兵亦畏之。況平民乎。此種自煮自販者。謂之自出產。道其實也。由天津至保定。繁盛不亞津門。然居民多貧瘠。此間駐兵最多。爲陸軍之集合地。軍士多獨身無家室。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所存。執爰從軍。能無怨曠。於是軍人以數人合資。娶一民婦。輪流歇宿。恬不知

開眼烏龜

安肅定興
新城等處
新狀況
苦力

長脚車夫
河間狀況

老虎業主
狐狸莊頭

羞。且其婦類多有夫者。合十餘人而妻一女。實古今中外之異聞。而當地人民耳濡目染。習爲故常。殆有見怪不怪之景況。邑人呼之謂開眼烏龜。蓋我國俗諺。謂妻有外好者曰烏龜。此則明知爲烏龜而故蹈之。故有開眼之名也。安肅定興新城之間。居民之貧困者。恆以趕車爲業。其人腿力甚強。富忍耐性。一日之間。能行路百里有餘。而途中祇須麪包十個。卽不呼飢渴。遠非南人所及。然其悍勇習於性成。有身懷重資之客人。常足以引起其攘奪之念。殺人越貨。耳不絕聞。其黨與衆多。一時無從別其良莠。行旅恆爲之戰慄。俗稱此種人爲長脚車夫。想以其善走。故有此名者。過蠡縣博野肅寧而至河間。民物阜康。田野肥沃。與大名諸屬縣俱爲直隸肥饒之區。農業頗盛。水利便足。然諸邑之沃壤。悉爲京中豪貴所攘奪。享其利者。非本處人民也。且業主遠居京邸。勢必委人至彼。收取租仔。此人既爲權貴所信任委託之人。必挾有發財之希望而來。而農民乃疲敝不堪。不能填其慾壑矣。此種二層之業主。農民名之爲老虎業主。此等老虎業主。已經不堪其虐。乃又有狐狸莊頭。以濟其惡。而農民之生氣盡矣。蓋業主或無可信任委託之人。

黨匪

三角旗

尖角旗

黑旗兵
新河鉅鹿
廣宗等處
狀況

竊盜

則就近擇其承種最多者。與以代收租仔之權。或且令其包收。每歲征收若干。定一成數。由莊頭一人負擔。歲之豐歉。租之多寡。業主不復過問。於是爲莊頭者。可以任意浮收。於正額之外。加出各種名目。農民之殷實者。有於應完租仔之外。多出至一倍者。皆莊頭之舞弊也。蓋既爲莊頭。必一鄉之巨奸大猾。方能勝任而愉快。謂之爲狐狸。其奸狡之狀態。不待言而可見焉。由獻縣渡葫蘆河而至武邑。歷衡水棗強。其間有一種匪類。與江淮之幫匪頗相類。惟團結力稍弱。是以不甚著名。其黨中之標幟。則爲黑色之三角旗。故土人對於此種匪人。統名之曰三角旗。其旗角尖。故又呼之爲尖角旗。以旗色黑。又有黑旗兵之名。總之爲殺人奪貨。慙不畏死之盜匪而已。新河鉅鹿廣宗之間。有一種萬惡之匪類。以施符錄爲名。駐足鄉間。擇其富厚者。於黃昏後越牆而入。施用一種迷藥。使人知覺全失。乃將細軟什物。搶掠一空。藥力過後。知覺回復。則賊去已遠。無從追緝矣。失物之家。初不知賊從何來。迨後此黨所過之處。無不失物者。始猜疑及之。以其遍歷村鎮。未嘗取一錢爲符錄費。與之亦辭勿受。而行李沈重。服用奢華。苟非竊盜。從何而如此。

油紙傘
平鄉肥鄉
廣平等處
狀況

販馬賊
雞鳴嶺平
唐山灤州
臨城等煤
礦

運煤黨

舒服耶。此黨每人皆背有油紙傘一柄。故名之爲油紙傘。平鄉肥鄉廣平等處之居民悍而耐勞。苦健男子恆以販馬爲業。結黨數十人。販馬數百匹。眠霜宿露。吸雨餐風。表面上爲正當之營業。然所過之地。民家畜馬者。恆爲其誘引入羣而去。與之理論。則馬匹過多。何從辨認。惟有自認晦氣。歸咎於家人之不小心而已。至於賣其馬一二匹者。則必於原價之外。勒索各種費用。必填其慾壑而後已。其人與遼東之馬賊。皆通聲氣。平常之人。何敢與抗。卽告之官廳。亦惟以證據不足。不了了之而已。土人謂之販馬賊。至大名乃折而入西北。西北多礦產。出煤甚多。雞鳴嶺開平唐山灤州臨城等諸煤礦。基布星羅。外人謂開採得法。足以供全世界之用。蓋因未開之煤礦。尙不知其若干也。其垂涎可以想見。出煤既多。而本地居民。不爲礦工。卽爲礦中運輸煤斤之工人。工人既多。結成羽黨。凌壓鄉里。欺壓良民。故煤礦所在之地。除運煤工人而外。殆無以生存。亦社會之大蠹也。是爲運煤黨。自永平遵化以北。居民蠻野。文化未開。惟以劫掠爲生涯。雖有良善者。然終居少數耳。該處村落稀少。若貪赶路程。便無宿站。須寄宿於鄉民之家。鄉人之家。多在荒